

鱼龙混杂的职业陪诊师

当下兴起的职业陪诊服务正受到不少追捧。8月14日,北京商报记者调查了解到,越来越多老人、孕妇和单身青年开始就医时选择陪诊服务。从挂号取号、科室引导、排队缴费等在医院内的一切事宜都由陪诊师代为处理。实际上,作为近几年出现的新事物,“陪诊师”的业务内容更加细化,不少平台和个人还做起了代问诊的生意,以解决异地就医客户的需要。但在目前的陪诊市场中,仍长期存在入门门槛低、从业人员背景鱼龙混杂、行业收费标准不统一等现象。

220元买来的陪诊服务

北京人王明(化名)最近犯了难。长期在杭州工作的他无法照顾到远在北京的姥爷姥姥。这天姥姥在家摔倒了,年岁已高的姥爷感到束手无策,一个老人怎么带另一个老人去医院看病成了大问题。王明又急又慌:“崴脚这样的小事发生在年近古稀的老人身上,稍不注意就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即使我马上请假赶回去,也怕耽误老人就诊”。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王明第一次尝试在平台预约了陪诊服务:“我当时选择的是半天陪诊服务,一共花费220元”。

下单成功后,王明接到了陪诊平台的电话,在详细沟通通过老人的身体状况后,平台派了陪诊师前往家中接老人去医院就诊。在到达医院后,陪诊师一边与王明保持联系,一边按照就医流程娴熟地带领老人进行各项检查,当天下午便顺利完成了整个就诊服务。这样的经历让王明意识到,陪诊师确实能给他这样身在外地的子女解决实际困难。“如果之后我再遇到类似的情况,还是会选择请陪诊师上门服务。”王明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除了给父母点陪诊服务外,也有人选择给自己下单陪诊,独自在北京打工的小豪(化名)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北漂”青年,小豪对北京医院的就诊流程很不熟悉,但他既不想麻烦朋友,也不想耽误工作。于是他选择通过平台预约陪诊师的服务,小豪说道:“对我而言,陪诊师不仅能帮我提高就诊效率,也像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在我生病的时候可以耐心地陪我渡过难关”。

据北京商报记者观察,目前陪诊服务的购买主力虽以年轻人为主,但陪诊服务的受众覆盖了老人、儿童、孕妇、独居青年、异地就

医者等多类群体。从服务形式来看,现有的陪诊服务可帮忙接送病患到医院、陪同病患检查、代替陪伴办理各种手续等等。

而在“小红书”平台上以“陪诊师”为关键词搜索,显示有超过5600篇笔记。搜索“陪诊服务”也有超过3900篇笔记,其中不乏陪诊平台和个人陪诊服务的广告帖。而在淘宝搜索“陪诊服务”时,也有超过1500家店铺,其中既包含较大的连锁医疗机构,还有提供陪诊服务的养老服务机构以及个人组织运营的机构。

新需求“代问诊”出现

随着陪诊服务走入大众视野,这一赛道下的细分需求“代问诊”业务也逐步发展起来。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22年中国即时配送行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随着国内即时配送行业的发展,当下用户对于陪诊等长尾服务的需求呈增长态势。

万飞(化名)从事陪诊服务已有一年多的时间,目前他还搭建了一个30人左右的互联网陪诊平台:“我们的服务一般包含取药、接送、拿报告、陪同等内容。”万飞表示,平台上的陪诊服务业务订单在最近一年暴增。在旺盛的用户需求下,还出现了像“代问诊”这样更细分的业务。

“比如我们有些客户在外地,想来北京看病,但很不方便,再加上看病挂号和住宿的整体费用都比较高,不如找个代问诊服务帮自己操作。”万飞说道。

有着异地就医需求的景女士就曾体验过代问诊服务。工作在内蒙古的她在体检时出现了异常指标:“我想去天津的肿瘤医院检查一下,但很难马上请假去外地”。景女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为解决异地就医难题,她花费了300元在天津当地找了代问诊服务。



“代问诊的工作人员现场排号帮我挂了号,我也把我的体检报告、现有症状、既往病史这些资料提供给他,他再去现场为我‘代诊’。”景女士向北商报记者说道:“他帮我把我的情况转述给医生,然后记录医生的反馈,最后再把他的记录详细地告诉我。”

“这种形式既节省了我的时间,也解决了我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对来说很便利。”景女士表达了她对代问诊业务的认可。北京商报记者也注意到,陪诊服务不仅细化出了代问诊业务,不少机构和个人还对陪诊服务中的其他内容也进行了明码标价。如在某平台店铺内,面向老人的陪诊服务定价为30元到1500元不等。其中,辅助推轮椅为每天30元,轮椅租赁为每天50元,全天陪诊(9小时)460元等。

鱼龙混杂有待规范

在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张宪平看



来,当下市场十分需要专业的陪诊师。《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显示,2020年我国失能老年人达到4200万,空巢和独居老年人达1.18亿,面向老年人的陪诊服务存在广阔的市场空间。

需求端之外,陪诊师还成为了部分人眼中的高薪风口职业:“95后”小伙做陪诊师月入过万“女子做全职陪诊师月入可过万”等词条频频登上微博热搜。但目前来看,陪诊师这一职业尚未被收录在人社部发布的《国家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对此,BOSS直聘分析师单恭指出:“每一个新职业的诞生,都是经过公开征集、专家评估、论证、征求公众意见等完整的遴选程序的,需要时间,而且新职业的确立有多个维度的综合考量。新职业最好是经济转型、技术进步之下出现的新产业、新业态,能够满足社会发展需要,适应人民生活需要,能够带动更多就业和市场活力等。”

不仅是陪诊师尚未被确立为正式职业,

行业内陪诊师的专业规范、收费标准也未出现统一要求。

“目前陪诊师的门槛和收费没有统一标准,有个人陪诊,也有机构组织,可能直接上岗的成本会很低。”万飞表示:“很多人都来做陪诊,他们成本几乎没有,所以价格也很低,但服务和质量都得不到保障。”据万飞透露,目前大多是无业人员和大学生兼职做个人陪诊师,有专业资格的较少。

而从收费来看,陪诊机构对陪诊服务的定价往往依据服务项目而来。但个人陪诊师的收费却不依照项目明细,往往和客户协商敲定。以北京地区为例,按照小时收费的某个人陪诊师收费标准为4小时200元,超一小时加50元,全天400元。

“专业的陪诊师应具备一定的医疗知识,同时要有一定的医疗资源,如果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有就诊需求,建议通过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驿站联系陪诊师,进行直接对接。这样如果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也不用过分担心。”张宪平说道。

值得关注的是,若陪诊师在陪诊过程中遇到病患突发意外,双方责任如何界定呢?对此,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志峰分析指出,陪诊中意外事件的法律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违约责任,责任的承担条件和方式依据陪诊师在陪诊过程中的权利义务按照其与服务对象合同确认;二是侵权责任,如果在陪诊过程中,服务对象产生伤害,陪诊师存在故意或过失,那么就应当按照过错程度承担相应损害赔偿。如果存在虐待或故意伤害,构成犯罪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而目前已有部分陪诊机构开始采取规避风险的做法。如部分机构在开展陪诊时明确说明了“80岁以上老人及临产孕妇还需一名家属陪同”等。陪诊服务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应当具备一定的资格准入门槛,或建立机构或人员的备案登记制度,至少也应鼓励服务人员考取《养老护理(医疗照护)技能水平评价证明》等职业证照。”孙志峰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 程铭劼 赵博宇 实习记者 任紫薇

野生网红景点露营安全启示录

网红景点“龙漕沟”发生山洪造成7人死亡后,不少网友对“野生网红打卡地”露营是否安全心生担忧。8月14日,四川彭州山洪发生后,有关此类“野生网红打卡地”露营不安全的呼声渐起。在业内专家看来,未经过商业开发的“野生网红打卡地”露营可能存在一些风险,游客应该谨慎选择未开发的景点。

现场搜救排查已近尾声

四川彭州网红景点“龙漕沟”发生山洪一事,受到了全民的关注。8月14日,据“彭州发布”官微消息,截至目前,此次突发山洪灾害共造成7人死亡,8人轻伤。现场搜救排查工作已接近尾声,已展开遇难者家属善后工作。

据网络上公开视频显示,山洪发生前有不少游客在“龙漕沟”附近露营。事发时,一些游客甚至都没有来得及收起在河道旁边搭建好的天幕,就被突如其来的山洪冲倒,来不及撤离的游客被困在洪水中。

截至发稿前,北京商报记者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索“龙漕沟”发现,相关“野生网红打卡地”内容已经变成“旅游出行,安全第一,请勿在危险地方逗留、游玩”等。

野外露营乱象丛生

今年以来,“露营”成为了各社交平台的高频词,也成为了不少游客假期出游的

话题。早在2015年,国家标准就对帐篷露营地选址提出了明确指引,帐篷露营地应避开滑坡、洪水、巨浪、高压线、雷电多发区等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地段,以及存在有害动植物或生态脆弱的区域。

针对露营乱象,多地也研究出台了露营产业规范。南京玄武湖景区公布的《玄武湖景区帐篷搭建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了游客可在指定区域、指定地点搭建帐篷,不得使用带有风绳和需要地钉固定的帐篷等。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6月印发的《成都市公园(绿道)阳光帐篷区管理指引(试行)》中也提出,阳光帐篷区应有标识牌(包括但不限于指引牌、公示牌等),做好线路指引,明确帐篷搭设区域界线;并规定帐篷区应选择地形相对平整的地域,坡度不宜大于15度。

不仅是乱象,露营的安全隐患也值得深思。露营经验较为丰富的王先生说道:“在某些露营地,我们遇到过不少并不会安装帐篷的人,帐篷并没有用地钉固定,这样安全隐患就会大很多。”

杭州郊区一处已废弃的矿坑,此前也甚至成为“网红露营打卡地”而备受游客青睐。这两年,只要巡查时遇到有人自驾来这里露营,我们都会劝返。矿坑里的水塘有十多米深,周围完全没有安全设施,如果发生落水或山石掉落等意外,根本无法及时救援。”该矿区保护负责人表示。

未开发景点谨慎前往

露营成为时下最受欢迎旅游方式的同时,如何规范发展也成为了业内关注的

暑期档票房超70亿 国产电影剑指新目标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电影市场频频传来好消息。8月14日,当下热度正盛的电影《独行月球》正式实现累计票房突破24亿元,这不仅让该片稳居2022年电影票房总榜第三位,还进一步向着第二位的宝座迈进。值得一提的是,截至目前,该片已打破中国电影史暑期档科幻片累计票房等多项纪录,在观众间掀起观影热潮。

也正是在热门影片的带动下,2022年电影暑期档也传来好消息,并于8月13日正式超越去年暑期档73.81亿元的总票房。据灯塔专业版,截至8月14日10时,2022年暑期档(6月1日-8月31日)总票房已达75亿元(含预售),总场次为2431.9万,总人次则达到1.93亿。

在电影放映端,据灯塔全国影院营业地图显示,现阶段全国影院营业总数基本稳定在1万家,营业率则能达到八成左右。且随着《猫眼》《断·桥》等新片登上大银幕,全国各地的电影院也围绕相关影片展开一系列活动,积攒着人气。影评人刘贺表示,通过热门影片的上映以及全国影院营业率保持稳定,国内电影市场能够在此基础上获得更高的热度并向前继续恢复与发展。

好消息接二连三传来,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内电影市场所应对的挑战尚未完全离去。三年疫情,电影市场很多项目出现了停滞,没有市场也没有收益,疫情之后用什么样的作品召唤观众再走回影院,这是电影人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傅若清如是说。

面对这一情况,电影从业者并未放弃,并纷纷选择不同方式进行探索与布局。“我们不会躺平。”华谊兄弟联合创始人、副董

长兼CEO王中磊表示,华谊兄弟在持续产出作品的同时,也探索着延续电影产业链的生命,如在实景娱乐上落地5个电影小镇,还尝试影游联动等。

与此同时,据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透露,光线传媒正在不同阶段运作的电影有70部左右,还有几十部动画电影,计划每年有15-20部电影推向市场,在下一个十年里,希望能做到150部影片上映,单片平均票房做到5亿元以上。

不只是在内容端,电影从业者也在放映端等方面强化布局,其中中影集团便在产业链末端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格式电影系统CINITY。傅若清表示,电影如果还停留在原先的影院观影体验或技术质量,很有可能会失去观众,要提升放映端口的质量,从而实现影院观赏品质的高端化、差异化,让环境、视觉、声音等多方面吸引住观众。

博纳影业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于冬认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拿出过硬的作品。而要实现电影强国有两个标志,其一是本国电影在本国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另一个则是海外出口能力、辐射能力和海外影响力;“中国要成为电影强国,要面向国际吸纳全球人才来拍中国电影、中国故事,用多种声音、多种渠道,向外界展现中国魅力、中国电影承载的价值观和理念,提升话语权,向世界扩张影响力。同时,国产电影海外发行时不只是卖片,还要有知识产权的保护,避免海外盗版的损害,要不断强化中国电影知识产权的保护,保护商业价值,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回血”。